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序

送劉仲彬序

天下之學原於理理然後有氣氣然後有數氣則陰陽五行乎可推數則脩短吉凶乎可測孰主宰是理實具焉蓋必有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者矣儒者為學務以理勝猶元氣也由儒明乎技術推氣測數洞徹竒奧猶元氣流行而生成於物也可以與是者其劉仲彬乎仲彬中山人居姑塾別墅繙閱經傳該貫今古詞藻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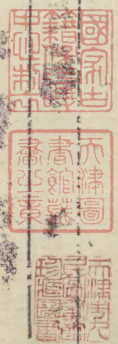
然即人始生歲月日辰辨五行生勝衰王輕轄

陶文集卷之十一

一

一

參綜條疏節解其論玄博精暢於窮達壽夭禍福刻期取應又能以七政四餘度分垣布雖萬殊千變判別無爽觀其為術若火之燭物著龜之前知權衡之定輕重仲彬藏脩于家唯儒素是務未嘗從師以學術而所能若是凡老涉星曆子平氏書給食江湖業稱專門者莫敢與較能貴人文士競趨而樂叩焉則夫儒而明術者信有異乎常矣哉今將遠遊四方告別於余上意人受形質固皆稟於氣囿於數莫有能逃焉



者也。君子貴窮理以立命而已。自星命之術遍天下，遂乃諉之氣數，鮮克究力於人事。强者萌僥倖之心，懦者情脩為之志，靡然成風。但曰：我有命焉。若是則聖人脩道立教，可以無也。苟窮理立命以己之天，制天之天，進退得喪，悉安所遇，豈不卓然傑出於天地之間哉！仲彬儒者，知此審矣。斯行也，其為我以是驗諸人。它日歸吾將舉而問焉，聊以卜斯世果有窮理立命之人也。

### 送毛公禮序

文集卷之十一 文二

古之君子出其才智，經濟事物，風節聞于人，勲業光於朝。設施皆得其道者，素定於未達之時也。當其潛晦，積學累德，舍宴安甘勞苦，或耕牧田野，或羈旅江湖，父其師兄，其友莫羅羣善用。廣已能，下至閭閻艱難，米鹽細故，罔不繫心。是以閑之熟而慮之深，知之詳而守之堅也。其或浮居情逸，獨學寡聞，欲冀用於世者，第以微寵為志。爾幸有美其蘊，植鮮克更涉民務，不幸早貴臨事，處置未盡合宜。然則立身應務，固亦難哉。許昌毛公禮家，潁水上杜門稽古，不妄言動。

於詩易微旨默有會悟為文豐不近冗華不損  
質弗耀露所長人莫之識也乃嘆曰今天下同  
文南北異才角立相望曷若外邊擇其充而薰  
炙焉苟僻處狃常揆所見聞能幾何哉於是游  
汴洛歷汝蔡自以為未足乃渡淮涉江南至于  
吳楚去年冬來姑孰郡矣見而賢之俾館穀學  
宮親師取友誦覽循纂溥涵暢衍功十它人弗  
可量也久乃辭去將歸許昌余頃居京師獲交  
中原之士視決崇科陞顯級者較其藝能非皆  
右於公禮也若公禮之志固將行道澤物而踐  
其所學此所以間關千里衣布素飯脫粟寧勤  
勤而不悔者意有在也豈非素定於未達者哉  
其所謂閱之熟而慮之深知之詳而守之堅者  
哉

送金梅窓序

九州之地皆聖人所別無偏重也九州之人皆  
王者所治無偏私也地有南北猶天有陰陽時  
有冬夏然人心之理不隨地而異湯立賢無方  
孔子稱南方之強為君子尚可以南北第其人  
孰當國初之混一也一視同仁南士擢居顯爵

才烈彰聞相望于位迺者三四十十年始棄逐不用日銷月鑠浸以弗振載名銓書者寔無幾焉夫中原疆域方九千里古今莫可增損若遼陽甘肅雲南女真高麗舉非九州之地西則巴蜀又出九千里外今其人皆得與中原等唯荆揚貢賦極饒文物極盛而朝廷鄙其人當夫奄有萬方曾何彼此之限奚荆揚獨可鄙歟將產其地者盡非可用之才歟舉其尤著則吳季子言游澹臺滅明之賢屈大夫宋玉陶靖節歐陽脩曾鞏之文王羲之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蔡襄之書謝安張九齡陸贄范仲淹趙抃之功崇周濂溪李延平朱晦菴張商軒呂東萊黃勉齋蔡九峯真西山之理學其他魏勳大節高風卓藝浩乎莫能勝紀若是者果皆可鄙歟况江浙為天下理學之統會而新安者又江浙理學之統會也自晦菴既出名儒繼興窮演著述陽輝而玉粹列聖之心羣藉之道洞無遺蘊挈四海為洙泗者以新安之書迭出旁流不可忘所自也新安老儒有以梅窓稱於時者姓金氏字維清居京師十五年元老鉅卿待遇有禮坐以南籍

竟不獲登諸朝聯以太史院薦始受命教授木  
平陰陽學梅窓讀書博識守其鄉先生之理緒  
為文有渾厚風尤深於詩寓意悠婉凡星緯地  
理占筮諸家之學靡不融暢使貫中土者得其  
一長皆可名世以取顯榮乃獨栖遲隱忍弗辭  
卑官甘處南人之分焉嗚呼君子所恃以不朽  
者有德焉爾用不用命也梅窓違命之理德以  
制之雖不用乎何尤苟吾不朽者存縱不用於  
一時將見重於後世較其所得孰為多乎於其  
謝職餽之以文使人知有梅窓之賢而不遇也

送劉仲脩遠遊序

文集卷之十一

五

今南北混一遠千萬里之遠若近踰戶闕故行  
者樂而居者不憂也彼商銜萃其貨力操舟犯  
乎湍深驅車躐乎險峻卒抵於遐陬外徼往來  
率以為常僅營銖寸之利而已若士之遊於南  
北志將有所為也遊而學焉可以成其德遊而  
仕焉可以行其道不資貨力而無湍險之勞兩  
獲又非止銖寸之利惡能自己乎春秋戰國天  
下裂據非有今之混一而聖賢者亦事於遊顛  
洲過巨季路問津欲成其德者也孔子應聘孟

子轍環欲行其道者也遊之云乎馳驚汗漫云  
乎執吾自慶生逢盛時四海如家每思絳涉南  
北周覽疆域之廣文獻之美而杜門窮經顧莫  
之遂乃獨驚喜仲脩之道也仲脩謂予言族本  
縉紳思繼其業我不敢不學也家有父母思養  
以祿我不可不仕也歲月荏苒年漸壯矣未由  
振拔恒悒鬱於吾心非碩儒宿師之依莫克遽  
於學非名卿達官之摧莫克華於仕苟困處閭  
巷將無所倚成決意茲往必有得而歸也予聞  
其言而有告焉宇宙間至貴者理而已理自天  
出力不能以強致謀不能以幸取博而窮之於  
物約而會之於心平意定至貴者悉備乎我  
積忠信為學之本謹言行為仕之基求之已而  
有餘復何俟於它求也子行過通都鉅邑擇其  
人而貞之其有戾於予言乎否則駭目而悸神  
者山嶽海瀆之靈奇焉城郭溝隍之高深焉器  
服珍寶之華侈焉固能極視聽之娛恢翰墨之  
氣其於學與仕所資何如也仲脩謝曰先生命  
我矣遂買酒登溪樓上宴別甚歡贈斯言以壯  
其遊

送周彥升歸宛陵序

有可施之具由仕而後顯其美遭世承平志畧之士用祿代耕振奮以自拔然出處義存窮達命賦或詭遇以要時余素難其人今始得於彥升焉初彥升父周君及其婦翁燕君締交周沒燕受託壻彥升於家余與燕之子叔義仁厚雖識彥升不數仁會遇頃同徐仲善來踵余門獲接其言論復與劉仲彬見過察其性情甚矣類吾叔義也余惜彥升有其具不由仕以顯其美因謂之曰良材之桐困於薪矣太阿寶器晦蝕於土非聲激爨下氣見斗閭以驚動觀聞惡能受知於識者表其異於世乎子胡不一爆其聲一吐其氣始將有所合也彥升曰今世謀進者結權要援親黨氣勢凌壓取仕祿易若探懷袖物若是者我所無也囊金帛餽餼醋爭求薦達惟恐不躡人之先務快志於時頃若是者我所無也無是二者則美容絳鞞奔走恒屈折於鞭輿之下逢迎謁請視喜怒之色以為進退苟焉一得外自侈炫若是者我又不能也我將歸宣廬先人之居田可稼圃可蔬安其素分不躁求



以妄圖若其乘時有為遂所志願我固歎之然  
豈敢必乎吁向吾難其人彥升果其人矣持是  
而弗變立身成名信可期也余亦知義命而能  
守者也嘉燕氏父子知人而善處也從仲善仲  
彬請為文以賁其歸云

送游景達序

心之特立於世者其品有三脩於道德者上也  
業於事業者次也著於言辭者又其次也仁義  
禮樂養其性孝友忠信達於人安土而樂天足  
乎已無待乎外雖未及於事業言辭綽然有以  
自重道德脩之於身者然也得其位行其學功  
可以濟時澤可以被物振譽於朝廷垂光於竹  
帛則又視言辭為不暇唯隱處晦阮研經稽古  
不得施於世乃苦心殫力旁求精思一皆托之  
言辭顧豈不欲業於事業哉窮達之勢殊也金  
陵游景達脩纂考論立言於經傳憲臺以著述  
薦景達既敏於學知道德不外乎一身勉而脩  
焉可也年庸壯未至於晦阮期乎事業之業亦  
可也勞焉以著述為事甘處於最次如使析  
理剖疑會其所同辨其所異為世教人心之益

其志可謂大矣或資以求知取仕利其私圖言辭奚可恃乎哉然則景達宜緩其所能勤其當務者斯可造乎上也於其歸因質諸言尚思繹之

送胡達卿序

國家財賦益利為盛民日食鹹其用至切設官以括利莫若淮司為豐也淮壤多斥鹵瀕海煮鹺之饒甲於天下北踰汝息南越江泚靡不取給歲入錢貫為萬者一萬八千朝廷倚重簡才領司事由是河南秦公出踐使職剝剔宿弊號令偉赫檄姑孰郡史胡達卿為屬曹誠以利源所出宜得人以贊其政也達卿自從吏慨然有遠志不屈下以取容上觀步趨表上殊異人以顯仕期之達卿亦自信不疑也郡守魚臺賈公薦于淮司賈公嘗為兩浙鹽使與秦公才譽相望其言見信于時達卿因是得以揚翹吐華裕國之財足民之食獻謀長二儻可減額損直少紓東南凋瘵之力以慰衆望庶不負於斯行也子奇達卿氣之揚年之盛果能如其所志也重賈公知人之明秦公任人之公也形諸文以為

贈

送游教諭序

官以教為名師道之所存也自教不領於司徒後世臨教州郡者鮮能盡其職况在一縣勢孤位下歎然不振教典乃曠師道之不立也宜矣一有以教自任不狃於世習者豈毅然特立君子哉上饒游起南先生任當塗教官其始至也學宮不治廟貌不肅無斗緡之儲乃規畫興理作新教條叢經傳於座右躬課諸生懇且無倦弦誦之聲洋溢乎朝夕有慮千里及門者每巨聖會多士於公堂深衣講說人莫不飲義理之味退而重自刮劘文風大變蓋其學粹而德厚介義利於秋毫甘貧淡而不厭毅然特立宜夫脩廢之易而感乎人者深也舊嘗錄徽學士子稱譽不衰繼領薦衆方冀其大用而猶教若百里之地尚幸師道獨存學者有所仰式也使其登成均教大郡亦率是焉而已爾秩滿而別吾黨有不能釋於懷故云

送趙生序

求道莫先於得師師之所在無間遠邇必以為

歸苟深居里閭溺於宴安遷於流俗而欲學焉  
以求道吾未見其宜也中山壤地邃密風氣所  
聚民多富饒其讀書好禮者曰趙族有字宰衡  
者儉素自持彼其以華靡相高膏粱麀飲之習  
裘馬佚游之態紛至其前宰衡一不歆於心命  
諸子姪執脯脩禮事嚴君仲容為之師仲容來  
自四明講經於益清閣弟子翕集趙族聞而慕  
焉名志民者宰衡子也年未弱冠多其師說若  
有契於心者耳焉異其聞目焉異其見將敏於  
求道之不暇尚何宴安之溺而流俗之遷耶今  
歸予懼其方進而或止也文獻卷之十一無言以勉其成乎  
擇交以慎其所趨守正以勤其所勉外之誘者  
拒之內之窒者廓之約其心於理焉可也率是  
以往歸求而有餘師於道亦庶幾哉

送潘仲升序

士之世其家學不外慕而移其業者在今為最  
難蓋勢利紛華動耳目誘心志操守弗固從而  
變焉唯寒素靜淡處之自裕使先德不泯推所  
善以及於人豈不足為賢師哉潘氏在姑孰自  
拙逸公以行義文詞著名吾友仲升其曾孫也

予所見者仲升祖若父儒雅相繼為搢紳模楷  
從游之士翕趨其門由拙逸至仲升凡四世皆  
處師位於陳氏陳為西隴名家其子弟務學入  
官承潘之教也仲升刻苦勵學脩飭其身有祖  
父之風其為文搜竒摘奧窮盡事物之變安於  
憔悴專一無所移其業真能世其家學者諸大  
族爭奉厚幣歆羅致西塾仲升皆不就獨於陳  
氏聘不吝於復行也豈教澤之流者深使其  
久而不忘歟嗚呼培之厚者其發則榮伏之久  
者其飛必遠教於一鄉日以義理啓導功有學  
半之益涇泓演迤充美於中出而措諸事業視  
前人其有光矣於其往也申以勸焉

送總管賈鳧山序

儒者懷道藝不獨美其身務以致用於時也當  
其得位行志勲績顯于朝聲名流於世固足榮  
矣至於難進易退持守不渝致政高尚竟全晚  
節使人嗟歎懷思贊服其賢斯足為尤榮者則  
賈公其人也公字惟貞家魚臺人稱為鳧山先  
生蚤受業於孔林仕由教官辟入中書拜監察  
御史還樞密都事行省即中兩浙都轉運使遂

以正議大夫任太平路總管太平三邑簡靜易  
治府辭雄鷹公事蕭然號江東道院守土者坐  
鎮其上尊而不勞又有江山登覽之勝魚米需  
給之饒每朝廷優賢必以是郡為選主上重公  
宿學舊德不欲煩以劇務特授今官公亦愛其  
民俗淳晏數宣政化千里之疆日被休澤有右  
循吏風居歲餘年未七十遽辭職為退休計佐  
貳僚屬接踵請視事弗聽者艾數十輩日候于  
門公亦不出於是士議於學農議於野商賈議  
於市相率俟其出乃羣懇馬首願毋速去公慰  
喻而別比登舟吏民拜溪澗猶冀少留公命舉  
帆順流而下老倪聚觀於兩岸目送垂涕此舉  
在公則榮其如人心不釋何彼嗜利者減歲貪  
位造戾荷怨以去官為戚其賢否何如哉公雖  
屢登華要歷事王朝秩正三品爵祿不加於心  
安處澹素仁義忠信形諸踐履求之當代儒術  
致身始終完美者如公不多見也公歸視其桑  
梓必曰此吾先人之所居也省其松楸必曰此  
吾先人之所藏也然後觴酒於耆英之社杖屨  
戴白婆娑以娛詩書禮樂傳之子孫是皆公之

素願也雖然老成典刑人所敬慕論道濟物非公而誰必有安車帛屨遠賁林壑又豈容默而已哉

### 送張生序

天翼張生東平人也東平古附庸於魯俗尚禮教有洙泗之遺風馬賢才之盛著自往昔入元以來登政府肅風紀接武翰苑掌成均之教魁大廷之選者類多東平人勲業文章冠冕中州何其盛哉近年入仕限以資級茂異歲貢著述之法相繼而廢科制亦輟南北士陸沉而不振

文獻通考卷之十一

四十四

雖東平亦不復如前之盛矣今以儒進者僅兩途會計於學校馬試吏於郡縣焉其職雖卑非有勢位之援資貨之揆莫由以自達窮經懷藝困乏無助者咸不得進用張生蓋其類也張乃東平仕族生務學勤敏僑寄南方無祿養親謁臺憲諸公既無所遇需次太平郡史翱翔泮林執經問難剖理屬文突出儕伍後天翼而來者郡府補吏已數輩又獨不遇奉母之東吳行有日子既不能周之以力遂贖之以言嗟乎用舍之命懸於天學問之功由於已在天者不可以

力求而在己者可以自致也沉靜專毅以大其器也温厚粹雅以達其辭也謙抑誠莊以持身而應物也循是而無失焉則仕祿之來也孰禦東平之賢才不獨專其盛於前矣其勉哉

送李景輝序

苟有以異乎衆雖深居藪澤不求聞於時而聞者自求之必其心志恬晏才業充裕待聘而起或置之爵位則利澤可以被乎世或處之賓師則善教可以淋乎人所就者異所負者同也今賓師之職曰訓導專學校之教公卿顯宦亢勢鈞禮有廩粟之供而無官守之責故為士者未由爵位以遂其榮或由賓師以養其尊也吾邦世儒最蕃者為黃山李氏家學脩五經之傳由左司君之後有菊野先生竹山先生皆表上賢範學者慕之景輝紹其世業居北郭外門巷隘僻車馬謁見憧々其途郡侯優以禮幣羅致泮齋戶屨景從聞者咸曰李君儀度偉雅文詞流麗雅其善以及物抑何幸哉君充工書翰殘章剩藁人珍惜之持縑帛而購書者爭趨焉再期引退闔扉讀書于浮丘襄水間九江檄至亦有



賓師之聘君樂其道能遠行遂泝江而遵非有以異乎衆能如是歟吾聞九江多大川靈山必鍾美於人當有碩茂之資然而長育導誘方有望於成效慎哉斯行應其所需而益有聞於時使其家學所及由江東而西馬則李氏世澤光流于久也可知矣

### 送縣尉程宗成序

郡縣官制歷秦漢唐宋至于今其名與職沿革不同獨尉之為官代相襲而不易子真之於南

昌孟德之於北部縣之置尉古矣哉夫尉也擒

盜禦寇懲非禁暴雖其弓刀邏捕之煩誠得賢

者專其責設施有方則疆域之內潛消不虞晏

清無警匪特効力威武固所以翼善治保齊民

也宗成程君來尉當塗條疏禁章風動邑境市博者復常業野鷺者無濫欺強梗知所畏而攘竊知所差君嘗言尉與令簿聯銜而弗與縣事苟在所宜為當盡心而不辭其怙吝不率致之有司以詰其應用是民重犯法刑罰稍簡君銜不侵官然縣事賴以弗冗非賢者而能之歟初宗成居黃岡慷慨負大志後名儒賢大夫游善

屬文今上潛邸南遷其才徹於睿聽因備扈從  
日侍燕閑及入續大統軫念舊人優以爵賞紆  
金曳朱須自特命唯宗成僅在卑秩恬然不較  
然昔人階是官者每登朝行舉其略若婁師德  
之台輔牛僧孺之西臺白居易之翰林其所就  
何如也宗成秩滿赴京入覲黼屨獻納之際其  
必曰時政之弊為目多矣貨賄者騰達而德藝  
者困窮也貪虐者橫驕而廉潔者挫抑也民力  
乏而歛愈急吏滑滋而法不行出餘論以幸天  
下正賢者之樂為則予雖處遐僻尚可被餘光  
而起敬也

送謝宗玉序

國朝重錢貨之實輕錢貨之名經費常資稅課  
居其一歲入甚繁蓋在比有之設官征商其品  
級以稅額為差命服緋綠選列長流為其重錢  
貨之實也然以一統之朝其大侔天其富侔地  
乃與細民計利錙銖芒忽筭括無遺視古關議  
弗征者異故不得不輕錢貨之名外示賤利美  
意庶無貶於治體焉為人上者避嫌而輕其名  
可也世俗視其官而槩輕之不可也借曰由刑

書左遷苟善埋職猶當取瑜而棄瑕况門功廢  
仕必掌金穀然後清資革級可循以陞幸有刮  
豪蕩薦文學又率以事功顯此任子之優美者  
而宗王謝君亦其人也宗王司稅於姑孰完飾  
解舍籌會精覈謂征取寬平則人不肆欺衆物  
湍集由是川運陸輦商貨聯屬外無竊入內無  
逸出稅額雖繁不勞力而盈其數先是征官賈  
贖爾女語市上君儀貌儼肅望者敬畏聞奪博  
擲亦屏氣歛迹蓋屢肆置譁利之所趨乃訟之  
所起卒致有司牒訴寡而易治休則考方策游  
意翰楮所製詞章豐綉整楚或席賓士談論倡  
酬盃酒接歡瑣上錢貨一不塵瀆于懷今考滿  
遷秩行膺字民之寄則何政弗舉又將躋清要  
之衢鑄鸞鼓策尋其先世軌轍而馳驅之亦在  
脩持所致所謂以事功顯者余日望於宗王焉

送教諭夏仲符序

古之為教慎脩持於身今之為教徇好尚於時  
慎夫脩持其學約而有倫德行文藝而止爾徇  
夫好尚其學煩而無統訓詁詞章而止爾距古

滋遠善教浸微聖賢歸趣賢上將無知雖誦勉  
從事經傳操筆札成篇方役意進取為求脫貧  
賤之計故德行廢而文藝衰豈所教者乖其方  
學者因而失之歟處今之世雖不能免於訓詁  
詞章即訓詁以窮理因詞章以寓道反之於已  
表裏交治本末重輕之不迷明而誠焉猶庶幾  
乎古奈何教者學者莫此之由也吾嘗觀學額  
之廣殆無過于今學弊之極亦無過于今國朝  
增置州縣下至小邑必建學設官務以尊儒育  
才然而任教責者恒非其優為廩帑之糜費弦  
誦之寂寥旦望謁拜而登降不度也春秋薦獻  
而俎簋不肅也學為虛器官為曠職傳舍而已  
焉借逕而已焉吾重為學校人才之歎每思得  
賢教官以望復於古仲符之諭東流也故以是  
言申懇上之告夫環境百里編氓萬計居教官  
者導其人於善毋徒徇時之好尚俾皆慎其脩  
持必有忠信之質懋進於聖學者儻仕有餘力  
繹吾言而躬率之其教官之賢也哉

送張得原序

予聞高唐張氏以儒族稱重北方後或徙家于

南有守道者文學鳴于湖今當塗縣幕官仲冶  
乃其從子也仲冶明習吏律子曰得原結髮讀  
書長益脩飭或勸舉吏俛首應曰非我志也蓄  
學不輟吾以是觀之知其為有志者矣凡力於  
學豈但勞誦記窮披尋炫文翰以徼利干寵貴  
乎志有所立自期以高遠乎爾天下之人孰無  
志也但人各殊志所嚮亦隨而殊矣志苟定焉  
嚮苟正焉將何遑弗臻何願弗遂無它由已而  
不由乎人雖子不能以得於父也而不能以奪諸  
子吾既見縣幕自儒即吏能進於仕而又嘉得  
原變更歸儒能復其先業也然吾有以卒子之  
志矣古之人才率勝於今者初非甚高而難及  
也甚勤而求乎世也不急居之以恬靜持之以  
堅確成於艱難之餘用於完實之後故其業也  
浩乎沛然而無窮若良冶之淬礪必錕而剗裁  
也若良農之耕稼必熟而歛穫也循乎是則異  
時大張氏者非子也耶子過湖見而從祖請訓  
焉或不異於吾言矣

送黎仲賢序

采石距郡城垂舍許膏壤豐夷憑江而出山勢

汧源巍峙煙濤渺瀰遂限江淮之疆其形勝冠絕遠邇南北清美之氣會萃于茲鬱蓄久矣其地則室宇鮮華賈貨闐溢民物阜蕃水馬舟楫山馬亭觀以給遊覽之娛吾疑氣之會萃鬱蓄宜發為翹為揚邁之才而罕見其人豈或潛晦俟時學充於已不待資乎外將吾偶未之見也及憲軺按部簡拔俊能為學官乃聞有采石之士試藝與選喜而叩之則知其為仲賢竊因有感焉三代盛世夫井黨庠之制行民嗜脩學甚於飲食常登進賢德命以爵位不學則棄而弗用生斯時者勢不容於不學由禮義之習深勸懲之道明也後世習降道衰上無教下無學逸豫苟止循襲浸久遂以為常一有革心嚮理奮自濯磨如仲賢者出乎其間能不墮於流俗其可貴於三代之士審矣仲賢長育富家獨樂儒素居其職無廩帑出內之煩唯燭繹經傳窺聖人之藩籬躋君子之堂與匪直美文翰而止吾意清美之氣得非發於斯人哉考滿余無以為仲賢贈雖然無它求也即所居之境仰觀山之靜重以厚其體俯視江之流通以廣其用默然

心契而不以資遊覽之娛馴是不已惡能測其  
高遠耶

送燕殊義序

士當治世思欲致用科第之艱非可必取或由  
吏進雖致身異途較其學術才行同焉爾余友  
燕殊義英朗踈敏耽學善文業周易窮四書旨  
趣旁涉羣史百子諸家者流記覽韞積淵涵而  
谷納辯議馳騁出入援據上下數千餘年事變  
治忽若近在几席嘗有志於決科矣及科制輟  
於至元今中丞夢臣張公承旨繼學王公官行  
臺俾從吏昇郡調徵理刑獄有聲調姑執司鹵  
絲粟米之征蠹止惠流撿管質侯惟貞薦為廣  
憲史科制既復貢士不聽吏于憲司以命士  
九品郡曹二考廉能者充它職弗與憲史之擇  
不下貢舉之艱殊義去科第而就吏行志於清  
要馴致膺仕視決科者均也凡識殊義者或稱  
為經生或稱為文士或稱為詩人又或稱為守  
法之吏舉衆羨而歸焉不啻與決科者均當有  
以過之矣夫嶺海以南去天萬里番禺之民唯  
知尊憚風憲其官聯皆朝廷遴選將必有如前

三公之知已往佐幕下廉以厲其操誠以擴其  
公莊靜慎重任激揚之責風動荒徼則吾黨之  
所望也重艸義之行者合辭徵文以贈別是為  
序

送幹勸彥文序

皇朝官制廉訪司秩三品尊嚴於庶府專勸懲  
之柄書吏奉邦憲贊佐政刑宜得端潔幹達之  
才以舉其職肅一道之表儀求之於時而彥文  
幾乎是矣彥文始祖幹勸氏掌完顏國馬政貌  
類其君代死於遼遂啓金運及賞功爵其長子  
請讓二弟卒得均賞夫忠于君而棄其身念其  
親而先其弟危行著聞經常有賴軒裳奕葉後  
金彌顯大父從淮安王征伐以勞拜官五牧州  
郡父典教廣信退隱高尚兄彥時登進士弟彥  
文自少勵學侍父在信時太守秦侯元之拔為  
郡史以其才有足用也調姑孰賈侯惟貞守郡  
察其操守薦陞書吏余與彥文雅交每相見輒  
劇談歡洽坐終日僑舍空寂無羸餘之資今赴  
湖南憲司則勸懲之柄由人而加重又可幸彼  
之得吏而憾余之失友也歲晚告別徵余贈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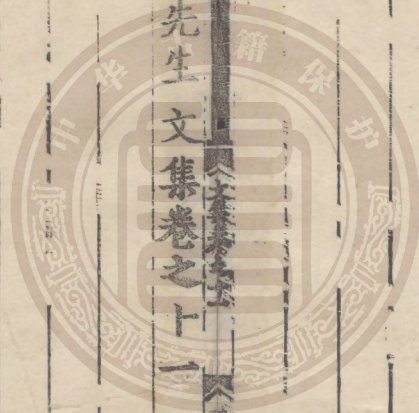


余惟彥文承世家之休光沐儒林之膏潤置身  
清要益充令德浸致顯達光紹前烈勿以遠役  
為嫌也遂申言以勸其行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奏

卷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序

送周彥升北上序

宛陵周彥升業精五行書以人誕時支干考其  
生王制克凡窮通備短災休之值悉如其言雖  
累千百錯雜南北人清濁高下紛糅不齊彥升  
從容裁剖分寸毫厘具有徵驗其術亦奇矣嘗  
留金陵久而未祿寓當塗幾三載歸鄉里恐無  
以自著遂幡然動其遠遊之思仰而嘆曰今天  
求吞舟之魚者必凌乎鉅海波濤之深而後獲  
焉求千尋之美材者必入乎大山喬林蒼蔚之  
墟而後足焉求顯榮於時乃鬱上處鄉里又安  
可得乎吾當浮大江逾長淮溯黃河而上之過  
齊魯之邦覽觀岱嶽之雄北抵燕畿觀光於關  
庭與天下豪士結交吐吾術以感否人物震撼  
公卿其或曳裾王門前席宣室庶吾志可伸矣  
余因其行而有感焉古之仕者才德宜其位彥  
升乃不得一試以是推之凡守道懷藝困窮不  
偶者多矣不獨彥升為然也安得使才德布於  
位亦若彥升之術第其清濁高下無分寸毫厘

之爽也哉吾知茲行將有所遇無以戚也為也  
子獨不見新豐逆旅之事乎觴之酒以為別

### 送易生序

國朝重惜名爵而銓選優視中州人刀筆致身  
入拜宰相出自科第往也登崇臺參大政才學  
隱居輒徵聘授官下至一技一能牽援推薦取  
緋紫不難中州人遂布滿中外榮耀于時唯南  
人見阨於銓選省部樞宥風紀顯要之職悉置  
而不用仕者何寥也馬山林草澤之士甘心晦  
遯窮理高尚終老文學故近年四書五經論釋

文集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益粹纂附益精其書過天下聖賢之道如日月  
麗天江河行地輝光潤澤無所不至使朱子理  
學之緒益盛以昌其淵源有自來也哉以是觀  
於今之世南士志於名爵者率往求乎北也志  
志於文學者率來求乎南求名爵有命得不得  
未可期也求文學委心窮理必期於得也南陽  
易生彥忠氣質樸厚生長北方年既冠矣游茲  
孰從予究義理為詞章頎然羣衆中朝夕往來  
專勤誠確今告別北歸贈詩成軸請予序其端  
予謂生之南來志於文學者也夫學無先於窮

理上萃于四書五經體之於心驗之於身踐以  
強毅之力居以弘裕之量使行成於內文著於  
外况以北產則名爵可翹足待矣嗚呼文學雖  
而名爵易宜申告於中州之人也

送醫者鄭國才序

在天則元氣統乎五行在人則元氣主乎五臟  
太和細縕充周無間始終庶物存之而生失之  
而亡故調理元氣為醫之本至於療治苟非急  
卒又先致益於脾馬蓋土氣流通則水火金木  
悉賴以生脾氣蒸潤則心腎肝肺皆資以養良

文集卷之十一

八三

由元氣之所繫也然攻病之術衆人所共務厚  
本之道智者所獨得彼其情欲憂喜戕乎內暑  
寒乖沴暴乎外感觸之端不一其元氣弗和均  
而已矣是以上焉者運神聖於不言次焉者施  
工巧而取效脫乎至危而納乎至安知其本之  
有在也郡東南之黃池自如菴柳翁以脉劑高  
一世而繼者迭興今鄭國才穎拔衆中志在濟  
人聞其通典籍知古今事變匪特良於醫亦儒  
之秀者矣其先治難素者十餘世傳有端緒且  
參撫柳學於元氣流行天人之理已達其要蓋

國才道則儒藝則醫。二者貴得其本而儒又醫之本也。且能察識病源使不橫罹。夫閭感其惠者日多有病劇累醫莫愈者。君投劑益脾而痊。遂持縑素求令辭頌其能。余亦樂道人善慨然不辭。嗚呼。世之醫者於理冥然。則其功漠然。求能調理元氣者寡矣。然民者有國之元氣也。為人牧者有若君之於醫。則民瘼甦而遂其生矣。聞國才之風。將有所感也夫。

送照磨馬克讓序

凡立乎位事有踐於義者。不以利害為趨避。盡所當為。弗二其心而已。古君子脩身理物。動必以正。不詭譽。不苟同。寧見憎於佞而公議與之。以其踐於義也。道喪風靡。容身固祿。諂附阿承。委曲備至。雖見悅於佞而公議鄙之。以其傷於義也。居今之時。立乎位而踐義。有如克讓馬君。殆猶古君子者歟。君東原儒家。以薄書贊風紀。主上昔幸南土。知其名行已而為照磨於太平。居幕僚之末。郡府監守貴戚顯官。勢位隆盛。職佐貳之。近猶不敢出一言立異。唯俛首歛舌。遜謝而已。君乃抗論可否。厲聲正色。折之以理。好

善嫉惡指斥無隱退食閉門無貨賄之交是豈以利乎趨害乎避一錢於義焉爾朝臣有薦於上者搜資政院屬官北上京師余惟君之端潔確然有守當其在官益乎人者人不知也及其去官始悵然思之識與不識交口歎美天理之存人心終不可泯宜公議之與之也異時大用兆於是行其必始終惟一哉

送馮生序

古之君子學以善其身非務幸取榮富在孔子時三年不忘於穀猶弗易得况至于今古學益遠不敢繫以聖人也苟窮經蓄德俟時而達推其才以濟物斯亦可貴焉爾是以朝廷立制使士出而致用其目有三曰進士也曰學官也曰儒吏也州郡吏曹士或不屈從而進士拔一於千百未易猝與寧受辟為學官若馮生景文是已馮世居采江其尊府聘師西塾教子若孫唯景文自幼翹拔嶷如成人曩欲從余受業時予為親負米于外莫克應其所需去年冬始歸則儲氏禮幣已在余門景文求學益慊館穀于儲以俟受業馮儲世姻皆余懿戚故樂育而成美

焉乃取四明程先生讀經程式做考亭六條之法與之窮繹灑洛以來緒論會歸於往聖旨趣日脩月積未見其止豈專科舉之習而已哉今景文奉檄需次學官使能恒久勤勵毋渝始志毋替後功雖進士第可期以登然科舉不足弟人品子獻之且久但以親老乏養無階得祿遽欲舍而未能若夫慕古君子所學則誠本心也余既強顏充賦鄉省景文亦歸臨別曰道斯語俾以自勉焉

伊洛淵源錄序

歐文卷之十三

六

道在天地間經緯人文綱紀世教無一息不存其明與晦繫乎人而已矣三代浸遠真儒善治世不一見聖塗榛蕪為害滋衆上下千餘年孔孟遺統泯焉墜地斯道久晦天實厭之於是灑溪先生特立先覺建圖演書啓導後人程兩夫子心領正傳遂嗣鄒魯絕響其學以誠敬涵養本原自洒掃應對貫乎精義入神自靜存動察極乎盡性至命即物以窮其理反躬以踐其實擴聖賢未發之秘凡羣言混雜倍學乖陋一掃其弊悉反諸正時則康節邵子游神先天闡揚

理數橫渠張子得於見聞沈潛堯舜之域以相  
羽翼斯道大明於世天下英才接跡及門佩膺  
師說言行出處散載方冊朱子彙次成編總四  
十六人題曰伊洛淵源錄所以上泝洙泗下衍  
考亭之流可見道無一息不存因其人而明焉  
爾國朝許文正公身任斯道傳之右丞耶律公  
俱掌胄監唱和伊洛之學使其淵源之盛充溢  
四海故為士者皆知根據理性考精粹而棄穿  
鑿其於聞道反若出乎三代之前者蓋有所自  
來也右丞之後行已公光嗣家學曩貳憲湖北

東坡志林卷之二十一 六

嘗出是編壽粹鄂泮及調江東復命刊置姑孰  
郡庠值太守子明高侯大新廟學圖興教養之  
具喜得其書用廣傳布府推李君全初協心董  
事將俾學者探討服行約諸身心建諸事業歸  
宿乎仁義中正其於人文世教信有補益哉

送教諭張彥聖序

先王仁愛斯民其政尤要者三治有封建養有  
井田教有學校三代迹熄首變治養之制代相  
踵襲莫能復古所存者唯學校久而益廣誠以  
性衷倫理在人至重不可一日不明於世况乎



考德藝美風化又國體之所急執漢晉以下學  
盛於京師而郡縣無定設唐宋以來學布於郡  
縣而教官無常銓縣倚郭者皆弗克特建附隸  
郡庠而已今也邑必置學必命官祿雖輕而  
道則尊勢雖孤而任則專去民家近禮樂之澤  
易浹於百里是以儒者試仕願階乎此有不屑  
於它岐焉華亭為古名邑倚郭於松江廟學弘  
麗廡帑豐侈稱宦浙右曩余識其文物類脩整  
醞藉有機雲遺思故談者舉教官美任為是邑  
屈巨擘行省以斯職授諸彥聖張君可謂得其  
人矣彥聖科第世家也學敏文贍超躐等伍如  
竒寶橫道趨者樂競嘗位賓師于鄉校端表儀  
肅條約弟子說上推是以教華亭啓義理之秘  
藥浮奢之病新耳目之習謹身心之脩則德藝  
有不考歟風化有不美歟性衷倫理有不益明  
歟然余告于君者非以是為足傳曰惟數學半  
又曰仕優則學君子之應乎外正以資乎內也  
子其砥利器馳堅車必得雋于千萬人之場將  
使科目由己重無使已由科目重廓其用於時  
是罔君之所志而余之所望也豈徒善諭一邑

而止哉

送海漕官徐師顏序

朝廷經國之資仰給於東南貢賦者惟田租屯  
盛荆揚荒服遠王畿數千里外巨艘山矗歲漕  
三百餘萬石涉越溟洋達於沽口風潮恬便旬  
可抵燕視古鑿渠引河勞工力阻湍石困於輸  
將萬不侔也海漕開府姑蘇品居正三寵以銀  
章位在列郡上勢埒藩閫其屬千戶命服深紫  
金符煌煌每督運至京戶部奉旨燕勞錫予特  
陞其爵豈不為邦有儲峙乃命脉之所寄哉太

平為瀕江下郡秋租十四萬石今年春夏兩運

文集卷之十三

九

漕所以千戶徐君來督事準量造均官無虧逸  
人不知擾往時漕夫恃豪倉曹恃衆氣不相弱  
啓釁片語攘臂奮呼黨應遙午鬪揆擊致延害  
於民市肆晝閉物情震沓歲常徂習不悛有司  
莫能輯也比者治郡皆賢大夫重以君之才柄  
故能潛遏競端勞績彰偉蓋君乃吳門巨室其  
尊人領漕職風烈鬱存則繼美於先世者有由  
矣諸公名流以君勝任而民感德之於其行歌  
詠累牘俾子述其繁竊惟詔旨嘗賜天下半租

而民力向紆奈之何中原涸歛天子痛元上橫  
懼飢溺備德弭災傾庫廩以賑救仍下令蠲全  
租近京師穀價翔湧公室私家皆以不給憂則  
夫延頸而望哺者方切上於斯時也君宜速於  
往以佐其用勿使粒米如珠而重朝廷之慮也  
送丹陽山長劉彥質序

姑孰城東南羸兩舍井邑豐華地名黃池其學  
舍曰丹陽書院老屋數楹歲乏常入教官借廩  
郡庠幾無容託席至突米黔尋託事去無以振  
宣文化踵襲滋久見聞為常禮摧樂嗜莫克扶

卷之十一

十一

植余竊病焉其狀釋余病者僅彥質劉先生而  
已常端坐論堂舉五典三物之懿誘導諄切闡  
揚朱詩經緯其性情溫柔寬厚入樂親之寓况  
澹寂空室磬懸唯簞豆自奉無金穀出納之煩  
得肆志於理奧乃考創學之由知自西山真公  
嚴潔祠報使其餘響遺烈震蕩耳目矣郡侯嘉  
歎思有以慰先生之心因相其材役崇飭廟堂  
樹墉浚池規制合度憲軺聞其賢割天門剩儲  
萬緡有奇營產以給之積數十年不可興者一  
旦淳興光華偉哉郡府承憲旨考藝郡庠象曰

持衡公平唯劉丹陽能然禮殿落成于泮泉曰  
賦以頌禱非劉丹陽不能然每入城市士大夫  
爭迎承歡盃酒間願望儀表以自肅也余覽天  
下事其可興者順勢而成為力率易不可興者  
建謀而造為力率難君處難如易昭有全功苟  
移其能措諸時用則利益無窮不特釋余兩病  
世凡共病久不能釋者猶渙然釋矣劉越人也  
考漏詣余言別故樂稱其實豈苟譽焉而已哉  
送趙致端序

十四年前余與中山趙致端居同里學同師治

以筆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同經自髻及冠情好甚篤游止與俱其間別久  
者唯侍其尊府尹縉雲時為然餘則無數日不  
面也輒譚討理性評古今文章或倡和成什率  
以為常其樂藹如也時趙氏自憲使朴隱公寓  
姑孰市之東巷古屋逼城蕭蕭也然也稍東則廢  
城之基其地高爽下俯深隍植以苍竹嘉蔬盈  
畝中峙歲寒之亭余生晚不及拜朴隱公也冢  
嗣即致端尊府字子範余每見其宴坐亭中靜  
閱書史性高古與世不合再除旌德尹志弗樂  
仕甫五旬棄官携家西居臨穎致端回別去余

每西望輿思往來于懷又懼致端氣質豪敏不  
拘小節見所接者莫已若之規戒磨礪將中道  
自輟去年春余在京師遇其從弟致安致本獨  
喜問致端事則稱其志彌高才彌進冬許昌毛  
公禮遊姑孰屢與余言致端如致安所稱今年  
冬致端與其弟致敬來尋先人舊址首訪余相  
見驚喜劇談舊事才數日過金陵省其從父子  
威君浹旬復來渡江西還徵贈言於余君業周  
易請舉而喻焉升象傳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  
順德積小以高大夫木由尺寸而拱抱能升自  
地者以積而致之也人有所積培植以素進為  
以漸勿棄小善勿負已能日升不已道德崇而  
才業廣將無施而不可嗟乎其必積而能升哉

送天門孫山長序

今書院星布海內類多後創教養之具不足甚  
至歲無緡倫之入虛額崇而實效微求如天門  
粟幣之饒佩履之繁鮮有也教官紛列庠校每  
借階餌腆祿故視事席未暖輒乞委引去視廟  
堂蕪地漫瓦飄剝漫不經意求如伯明孫君守  
任獨勤又鮮有也以天門之山得孫君長之其

果能振揚斯文執書院建自前代扁以宸翰當  
大江上直兩峯屹立栢顧勢抗霄漢宛然戶闢  
之象基弘構壘專其地勝遭季世兵攘士浮淮  
續至咸賴給於茲田租石踰二千近年蠶漁日  
滋反至匱乏廢窳若傳舍有識憫慨每冀得人  
先復舊觀嘉惠士子惟伯明在官卓然殫力微  
浙田歲逋購材鳩工撤新禮殿翼以崇廡塑圭  
冕像百有二十脩闕齋庖招集諸生闡明聖道  
以淑人心覬嗣鄒魯遺響而君遠考滿積資萬  
緡以授代者於是聽試憲司需選于吏部覲長

是山者未嘗親獲交承其善終如始克蹈全美  
僅見君爾行將典教州郡職益重責益深振揚  
斯文當不止此吾又厚期於君也

送王子楚序

有虞世賞岐周世祿獨官不世者人賢否殊也  
逮至周官師氏以禮樂德行掌國子之教然猶  
考藝進退未嘗悉世其官而必任焉後世蔭補  
法行或曰顯官必公卿子弟為之以幼習其業  
熟朝廷臺閣之儀或曰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  
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是皆偏見爾及考

漢儀二千石以上得任子弟擇茂廉者補令丞  
其法良而未備今制蔭補五品之上受命于朝  
降自六品省銓掌金穀第其上中下以歲月為  
差至滿始受朝命許典民政蓋治民者為國之  
大端理財者經國之要務將俾因仕知學練世  
故涉艱難以培其才然後移以治民故不得不  
自理財始此則古所無也王子楚金華人四世  
祖魯國文定公為淳熙相由宋而元世繼簪紳  
其父兄皆儒仕子楚以蔭補為姑孰征官之貳  
夫貳也在它官特佐其長唯征稅則操柄規利  
勢與長使等君雖日游屢市雜然商賈中而清  
資偉觀是若珎慕猶麟鳳拔乎羽毛之倫也自  
其夙承庭訓受經許文懿公之門遂有成立雖  
由是以治民而為之奚難其或薦名文翰接武  
朝行得以著其猷為既非驕鶩又孰朝廷臺閣  
之儀漢所擇茂廉吾非斯人而誰與江風載薰  
歸舟言邁持觴列餞贈之以文

送經歷張景中序

銓衡重守今之選而經歷次之蓋不輕以授人  
也自幕僚不辟於長官而命於朝得以均禮抗

論彼可于上此否於下彼非干前此是于後準  
律而裁之當也據理而行之決也其責任豈易  
乎哉姑孰郡有幕官曰景中張君執心以公雖  
疑而不避持身以廉雖貧而不怨議事弗隱長  
官心服其能不敢越理而肆夫幕僚有三經歷  
居其長當一郡喉衿館鑄之司苟得其人則息  
流福衍是則寄千里之命者不獨繫於牧守而  
充繫於經歷之賢也然牧守出治者也經歷贊  
治者也出治得專制之而贊治無自遂之義或  
不得於守雖欲語而箝其口焉雖欲動而掣其

肘焉經歷之難為蓋有甚於守矣一有弗當其  
才强者矯戾以立異為能弱者詭隨以苟同為  
便守以崇貴臨已上必與之異飾譽而已必與  
之同罷軟而已苟守之所行未中乎理則戾而  
非矯也中乎理則隨而非詭也或任其偏而贊  
之乖方此郡政所以不理也若君則不然不怵  
於勢不屈於私鼓唱公道見義必為無箝口掣  
肘之患無矯戾詭隨之失三邑士民樂聞其善  
而稱誦之及去官也歎羨思惜欲留而不可得  
矣君河東人家于浙西其詩文備雄厚清楚之



登用髦俊之時只此之賢幕官即異時之良  
守令也不特陳力效職以忠於君又將立身揚  
名以顯其親

施山長說詩序

人有遠百世之相知者况同時乎凡居遐筭異  
域皆同時也况鄰境乎苟言行中於義文豐於  
於道雖不及目乎貌耳乎辭吾將信其力善而  
沒有餘思矣無它天理同然人心無間此益新  
施君之沒士類不能已於哀音也宜哉至正初

余識君之子景中於鄉闈抑上乎其恭也猶上

乎其良也余嘉敬而深期之是歲果與江潮省

黃甲中再會錢塘而景中禮益恭德益良蓋其

涵育薰辱服父訓不違故植立如是余既因景

中知君之賢然未獲一遇以遂所願甫五十而

卒觀余友鄒切父狀其行謂君立身本諸孝弟

忠信持已以敬善奉親睦族恤孤濟危雖三代

淳厚之倍蔑以踰茲余又知君德脩於內則其

綴文攻詩發於培養之素異乎雕組末習矣君

家宣之雙溪受辟長初菴嘗說未及赴任其卒

也姑孰郡邑大夫暨在泮搢紳聞而感傷今窆  
有吉卜遂相與聲諸挽什用相紉謳姑孰與宣  
鄰境而大夫士未必皆識君也韻度悠然寄其  
哀思豈非力善可慕出於心之同然者乎彼其  
富家大姓歛怨興讎猝遭變故衆心幸焉余以  
是益歎施君之賢不特可知於斯時將有遠百  
世而相知者矣

送張誠之序

朝廷課守令興學居六事之一屢飭風憲勸勵  
人才風化之寄有所委屬然而肘教印者挽於

卷之十二

二十七

錢穀出內正錄曠為閑秩遂設大小學之師曰  
訓導未儀諸生每旦望守令謁廟聽講或憲節  
按臨羣集論堂獨以師生藻黼學宮而訓導為  
職反重於教官矣至正甲申冬江東憲官來戾  
泮黌懼教養弗稱命選訓導教官宿儒合辞進  
曰有張姓字誠之巷處受徒行義文詞允宜是  
選監郡子實尚書郡守仁卿胡侯遣幣致辭誠  
之遜避再三乃起供職憲官分庭鈞禮郡侯喜  
於得人士子慶學校之不廢焉及胡侯考滿子  
明高侯視事新建廟學君為考其制度高侯致

政去尚書綱總學務其為入剛嚴少與可君與之始終三載無違言忤色人以是多之歲大比充賦于鄉且請解職學正臨行簡學錄劉彥英登門固留而其意不可矣嗟乎古道浸遠薦於力學者寡勢蹙之所歸貨賄之所在紛紜是趨孰肯甘澹靜以自泚其身哉君既有植立推善及人而學校有所賴於張氏其有光也張之先來自安豐居當塗者累葉今為當塗人

送篤彥誠赴官紹興序

至正初科制復興國人增試明經進士試期鼓

文華卷之十一

八十八

篋場屋者類以未暢全經自惕然積學深純見理明徹則敷繹有裕時彥誠以詩經領江浙省薦誠藝京師弗合而歸歲甲申大比又領薦行省乙酉春遂得備春闈奉對大廷余亦與計偕在京師聞稱右榜之士莊肅端慎入輒以歸彥誠受衡陽縣丞以毋憂不赴改紹興錄事司長官即字牧正官也今年春余較藝南宮寓都頗久見新進士及前兩科登第求仕者多除字牧正官彥誠因有是命焉竊觀近數十年朝廷拔文學之士共治天下不過徵求隱逸也作養胃

監也開設科舉也然起自丘園卓有顯效寥寥  
幾人執胃監之選歲僅六人至於躋省部應臺  
憲纂脩國書掌教成均布滿庶位下至寄郡縣  
之命凡補益治體者多自科舉出上意責望不  
薄也今彥誠之官越上猶故鄉也人情風俗未  
之有素其其所蘊施諸政而有餘矧其同官  
國賓余曩忝同貢彥誠與之協心蒞治等上撫  
綏越人必被其澤而克上副責望以增大科之  
光也彥誠既往出此質於徐君以為何如哉

送蔣茂功序

稱學校之盛者非貴其金穀豐饒棟宇宏麗在  
乎得人施教使詩書禮樂之澤涵濡羣心為國  
家育賢才為斯民美風俗任是責者由於訓導  
得人也太平學宮教授缺負正錄代出內日趨  
走奉承不暇然教事卒賴弗墜者幸有蔣君茂  
功以訓導為職耳曩郡侯承部使者命求髦雋  
為學者師士論翕推茂功無忝是職教官踵門  
迎請遂謁廟告至官僚寓公薦紳名流羣執賀  
爵列進德堂賤夫下走亦知為得人日坐公齋  
敷揚唐虞三代心法治道紬繹微旨及以洛格

言委曲誘進學者歸心太守高公興造殿瓦轍  
庖餼君僦屋于市以居其徒朔望仍會講公堂  
不廢常儀今試藝浙闈棄職而去衆謂余與茂  
功雅交不可靳一言以泯其美余惟君在庠舍  
幾三載當監守之親蒞分憲之按臨御史之循  
應宣撫之詢訪能使學校光華稱盛于遠迩苟  
不自以為至端誠簡重克拓志業又將展摠才  
猷適用於世豈止若斯而已哉

送王生序

宛陵王生廷游嘗受業於余今從父官奉化同

集卷之十二

三

舍生請曰王及門且久去有離索之歎吾黨亦  
戚然于懷願先生贖以辭余因自念弱冠時閉  
門獨坐研討經籍頗涉諸家慕古人脩詞章病  
未達其要乃從朋游間得四明畏齋程氏讀書  
日程放考亭六條法及呂舍人規節目次第筋  
聯脉貫使攻儒術者有楷式遂遵效其畧持循  
累歲真若承巖師而親畏友也既長為童稚師  
獨愛導以程說十年前分教泮庠廷游來遊摠  
衣弟子列聽演易旨探索象數義理之隱贖諷  
覽考覈曹上忘疲年漸盛猶請益不已近數載

余東游吳西過淮汴歷燕趙齊魯往回無常廷  
淋亦深居寡出姑孰人士敬其德性悅其才藝  
羣遣子弟執禮事之儼室邃巷勤於訓說余於  
程蓋私淋焉者則廷淋治身誨人其端緒亦有  
由也奉化距四明城兩舍程氏教育遺澤在乎  
人心子之往也敦求典刑進而不盡博焉以會  
其理篤焉以蹈其實尚其強勵而惟永終之圖  
余既喜廷淋之行而成其學也而自惜不獲親  
炙於程逝也又以志余恨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